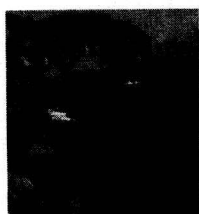




鲁滨逊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英] 丹尼尔·笛福 著



鲁滨逊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英] 丹尼尔·笛福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宾逊漂流记 / (英) 笛福 (Defoe, D.) 著; 夏佳宁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1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80228-978-9

I. 鲁… II. ①笛…②夏…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6606 号

责任编辑: 杨磊、殷秀峰
著 者: (英) 丹尼尔·笛福
封面设计: 点石堂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978-9**
定 价: 20 元

出版说明

文学名著都有浓重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情怀,常读、多读这些人类的精品,就犹入兰室,久而其香自溢,养成浓郁的人文情怀。外国文学不仅是外国人心灵的历史,也是全世界人心灵的历史。外国文学名著展现了比宇宙更广阔、更深邃、更神秘的精神世界。博览外国群书,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能从中发现你自己,发现一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精神家园,抑或现实生活的种种。

纵观世界文学中文版百余年的翻译历史,由于时代因素和译者参差不齐的水平,我们一直期望有一套更加完整、更有水准的外国文学丛书面世。

不求最好,只求更好,我社汇集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拥有较高知名度和显著成就的文学翻译家,精心打造出这套世界文学译丛,与读者共分享。

本套丛书在汲取以往外国文学编译精华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创新。首先,译者不但具有深厚的外文底蕴,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积累,在翻译过程中不但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外国文学的固有特色,而且从文学的眼光加以审视、润色,将原著的风格和文笔的优美性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其次,每部译著都经过了编者的精编精释,扫除了一些阅读障碍,使读者能够深入而迅速地进行阅读。再者,本次图书采用上等的纸质,加上精心的设计,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良好的视觉享受,同时又适用于收藏。诚挚地希望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在带您徜徉文学大师田园的同时也让您受益一生。

目 录

第一章 航海	1
第二章 遭遇海盗	9
第三章 出逃	14
第四章 种植园主人	23
第五章 起航	27
第六章 航船搁浅	33
第七章 建造堡垒	40
第八章 漂流日记	48
第九章 种植谷物	71
第十章 一次跨岛旅行	74
第十一章 为生存忙碌	78
第十二章 制作独船	86
第十三章 我的发明设计	98
第十四章 脚印	105
第十五章 海边景观	112
第十六章 独守着帐篷	119
第十七章 一条失事的小船	127
第十八章 人类的声音	133
第十九章 我给他起个名字叫星期五	142
第二十章 制作另一只独船	148
第二十一章 与野人战斗	161

第二十二章	计划航行	170
第二十三章	平叛	176
第二十四章	夺得一艘大船	190
第二十五章	寻回财产	198
第二十六章	继续旅行	205
第二十七章	重游故地	216

第一章 航海

1632年，我出生在约克城一个体面人家。我们不是当地人，父亲来自德国不来梅。他到英国后，开始住在霍尔城，经商发家后就收了生意，搬到约克城，在那里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娘家姓鲁滨逊，在当地属上等人家。随着母亲的姓氏，家里人给我起名为鲁滨逊·克罗茨尼。但由于英语语音的习惯称呼，大家都叫我“克罗索”，以致连我们自己也这么叫。所以，朋友们都叫我克罗索。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曾在英国驻佛兰德步兵团中担任中尉，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曾率领过这支部队，大哥在敦刻尔克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牺牲。至于我的第二个哥哥，直到现在我对他的下落也一无所知，正如后来我父母不知晓我的下落一样。

我在家中排行老三，从没有正经学过什么东西。从小就梦想周游世界。我父亲有着浓厚的传统思想，除了让我接受必要的家庭教育外，还叫我念了乡村义务学校，一心一意想让我将来学法律。但除了航海，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对航海的执著，使我违背父愿，对母亲及朋友的忠告和劝说，也都强烈地抗拒不遵。我的固执乖戾，仿佛注定了我日后不幸的命运。

父亲严肃而又十分明智，由于预见到我计划中存在危险，他给了我许多严厉又精辟的忠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他因患风湿病而行动不便），非常温和地劝说了我一番。他问我除了满足我想在海外瞎闯的念头外，我究竟有什么理由离弃自己的家庭和故土呢！在家里，我依靠家人的帮助，有着光明的前途，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可以过上安逸而舒适的生活。他告诉我，到海外去冒险、去创业，或是想以此扬名的人，不是穷途末路，便是充满野心。但对我来说，是居于两者之间，即所谓的中间阶层。以他长期的社会体验，这恰是世界上最理想的阶层，最能予人以幸福。既不同于体力劳动者

吃苦受累，也不像上层阔人那样因骄奢、野心、猜忌而感到烦恼。

他告诉我，通过一件事情，我就可以判断出这样的生活是幸福的，即所有的人都羡慕这种生活。帝王们常常感叹高贵的出身给其带来的不幸际遇，而希望自己生于贵贱之间。众多智达之人也都把这种地位看作是衡量幸福的标准。他们常常向神祈祷，希望自己既不贫穷，又不要过于富有。

他要我认识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都多灾多难，而中间阶层灾祸最少，更不会像前两种人那样大起大落。不仅如此，中间阶层的人既不必像贵族人物那样因生活挥霍无度骄奢淫逸而心力交瘁，也不会像穷人为了温饱而艰难度日。

唯有中间阶层的人们才最有机会享受生活中的一切美好品德和舒适欢乐，平和、富裕是中产人家的随身之宝。他又说，遇事沉稳，温和谦逊，健康的体魄，愉快的交际，令人欢喜的娱乐，称心如意的志趣，所有这些幸福都属于中间阶层的人们。中间阶层的人们可以平稳安闲地过日子，不必劳心费力为每天的面包而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使得身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也不必为成名发财的欲望所困扰，享受愉快舒适的生活，品尝着生活的甜美，体会生活的幸福。

之后，他极其认真而又和蔼地劝我不要耍小孩子脾气，陷入一些从道理和家庭出身讲都可避免的烦恼之中。

他说我没必要为生计操劳。他将竭力帮助我进入他所建议的那种生活状态，如果我将来生活得不够快乐、幸福，那完全是我的命或是我自己的过错。他责任已尽，因为当他得知这件对我不利的东西之后已给了我警告。他说如果我听他的话，留在家中，一定尽力帮助我，为避免对我将来的不幸绝不同意我离家远游。

最后，他对我说，我应以哥哥为前车之鉴。当初他也曾同样恳切地规劝哥哥不要去佛兰德打仗，但哥哥不听。年轻人血气方刚，决意去军队服役，最后葬送了性命。他说他将永远为我祈祷，并断定如果我非要愚蠢地走这一步，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当我穷途末路时，我会后悔莫及。

事后想起父亲的最后这段话，确实很有预见性，尽管我确信当时

我父亲自己并未意识到这种先见之明。尤其是当他谈到我那丢掉性命的哥哥时已是泪流满面，讲到将来我会走投无路时，竟伤感得终止了他的谈话，并对我说他的内心已充满了忧虑悲伤，无法再说下去了。

我被父亲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是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下定决心遵从父亲的意愿，留在家里，打消了航海的念头。可是，唉，只过了几天我就把自己的决心抛在脑后。简单地说，几个星期之后，我决定从他身边逃走。但并没有仓促行事。而是等我母亲心情稍好的时候，对她说，我下定决心想去海外闯荡闯荡。除此以外我无心做任何事情。父亲最好能答应我，免得逼我私自出走。我已经年满18岁，无论去做一个学徒工或去当一名律师助手都为时已晚。我确信如果我去做这些事情，那我必不会等到学徒期满，就会弃师逃掉，然后去航海。如果母亲说服父亲让我出外航海，等我因厌倦航海返回故里，我就再也不会外出，并加倍努力工作以弥补所浪费的时光。

这些话使我母亲非常恼怒。她对我说，拿这些话说给我父亲听毫无用处，他太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绝不会答应这种对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她说她很奇怪，在我父亲同我进行了那样的谈话、那样的谆谆教诲后，我竟然旧事重提。她说，总之，如果我自寻绝路，没人会帮我，我也就不要再设想他们会答应我这件事。而她自己，则更不愿帮我走向绝路，免得日后我会说：当时我父亲不同意，而我母亲却同意。

尽管母亲当时拒绝向父亲传达我的话，但后来我听说她把我们的谈话全都告诉了父亲。父亲对此非常担心，叹息道：“这孩子如果能留在家里，他会很幸福；可他如果非要出外航海，就将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我绝不会答应他。”

其后不到一年，我竟离家出走。在这一年里，我顽固地拒绝了家里让我找点事做的提议，并且由于父母亲对我志向的极力反对，而经常同他们争辩。直至有一天，我偶然到了霍尔城，虽然当时并没有私自出走的念头，但到了那里，我遇到一个朋友，他正打算坐他父亲的船到伦敦去。并怂恿我跟他们一起去，答应在航行中对我分文不取。我既没有同父母商量，甚至也没给他们捎口信，只得让他们听任我的

下落了。我既不祈求上帝或父亲的祝福，也没有考虑当时的处境和后果，就在1651年9月10日这个不吉祥的日子，登上了这艘开往伦敦的船。我确信，没有一个年轻冒险者的不幸命运开始得比我更早，比我持续得更久。

船刚驶出汉勃河港口，便刮起了大风，大海变得十分恐怖。我以前从没有坐过船，全身难过得要命，心里十分害怕。开始认真地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私自逃离家庭和放弃责任，上帝现在对我的惩罚是多么公正啊！所有父亲的忠告，父亲的眼泪，母亲的哀求这时都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的良心（当时还不似后来那般顽固不化）不禁谴责自己轻视别人的劝告，逃避对上帝和父亲的责任。

这时风声渐大，我从不曾到过的海面上波涛汹涌，虽不似我后来几次或过了几天我所见过的那样汹涌澎湃，但对于我这个初次航海，对海上的事一无所知的水手来说，已足以令我胆战心惊了。我以为每一个波浪都会把我们吞没，当船跌入漩涡的时候，我想我们再不会浮起来了。在这种极度痛苦的心情下，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并下决心：假如上帝愿意在这次航海中留给我生命，假如我能再一次踏上干硬的陆地，我将径直回到我父亲身边，在今后的日子将再不去坐船；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再也不会自寻烦恼，好高骛远。

现在我明白了他的关于中产阶层生活的论断是多么正确，他的确过得很安闲、舒适，既没有遇到过海上的狂风恶浪，也没有碰到陆上的种种艰难困苦。我下定决心一定像个真正回头的浪子，回到我父亲身边去。

在暴风雨发作当时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想法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但到了第二天，风平浪静，我开始有点习惯了这种海上生活。由于有些晕船，所以整天还是无精打采的。傍晚时，风平浪静，一个美丽可爱的夜晚来临了。

第三天，天空依然晴朗，海面上凉风习习，阳光照耀，碧波万里，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是我前所未见的。

因为头天晚上睡得很好，所以现在一点也不晕船，心里十分高兴。看着前天还是那样波涛汹涌的大海，现在竟是这般平静可爱，心中好

不诧异。这时，那位怂恿我上船的朋友恐怕我产生动摇，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头说：“嗨，伙计，现在感觉好点了吗？昨晚那股微风，把你吓坏了吧？”

“一股微风？”我反问道，“它简直是场可怕的风暴。”

“风暴？你这个傻瓜，”他说，“你叫它风暴？嗨，那算不上什么。我们的船很坚固，这里海面宽阔，这点风算不上什么。当然，你初次出海，也难怪你这样想。来吧，我们喝杯甜酒，把那些都忘掉。你看，今天的天气多么美好可爱呀！”

为尽量避免勾起我的伤心，我把这段经历说得简短些。总起来说，我们因循水手们的老路。甜酒配好后，我就被灌得酩酊大醉。那晚的“罪恶行径”把我对过去行为的痛恨、反悔及对未来的决心全都淹没了。总之，现在风平浪静，我那种慌乱的心情也一扫而光，那种担心被海水吞没的恐惧也消失殆尽，航海的热望又涌上心头。处境危难时立下的誓言被我抛掷脑后。而那些改邪归正的念头也不时地甚至顽固地占据我的脑海，但我把这些念头当作瘟神一样去竭力摆脱，强打起精神，去喝酒，去胡闹，不久便控制住了这种旧有的念头。不过五六天，我便像那些决心不受良心谴责的青年人一样，在良心上完全战胜了自己。为此，我命里注定要再受劫难，而且是自作自受，无处推诿。因为这次不肯悔改，下次的灾难当然就更深重，就连世界上那些最穷凶恶极之人也会因此而害怕和求饶。

航行后第六天，我抵达亚莫斯港口。由于逆风的缘故，风暴过后我们走的路程实在不多。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抛锚停泊。之后的七八天，一直是自西南方吹来的逆风。在此期间，许多从新堡过来的船都驶入港口。因为这儿是船只往来必经的港口，船只都在这里等候顺风，然后驶入泰晤士河。

我们本不打算在这里耽搁太久，想直接驶入港口。无奈，风刮得太大了，而且四五天后，风势更猛。当时这里素有良港之称，我们又有上等的锚和结实的船具，所以大家都满不在乎，也不去担心会有什么危险，照常以水手们的方式休息玩乐。不料，到了第八天早晨，风势大增，于是全体船员动员起来，把中樯降下，把一切东西绑紧，以

便使我们的船可以进退自如。到了傍晚，大海上怒涛狂澜，有几次船头钻入水中，船里进来很多水。有一两次我们以为锚要脱了，船主下令放下大锚，我们在船头下了两根锚，且把锚索放到了最长限度。

这时风暴来势凶猛可怕，连那些水手们的脸上也开始露出惊惧的神情。虽然船长小心谨慎地指挥大家极力保护船只，但每当他经过我身边出入他的舱室时，我都听见他轻声地自语：“主啊！发发慈悲吧！我们都要完蛋了。我们都要给毁了。”诸如此类的话，在最初的纷乱中，我完全不知所措，动也不动地躺在船尾的舱里，当时的心情简直无法描述。最初我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对我所犯的罪行进行忏悔，因为我已很顽固，不想再继续忏悔。我觉得那些苦恼已成为过去，比起上次这已不算什么。但当船主从我身边经过，说我们要完蛋的时候，我的内心又充满了恐惧。

我走出船舱向外望去，那真是我从不曾见过的惨景。排山倒海般的巨浪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一次。我向四周一望，全是凄惨的景象。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过重，桅杆都砍掉了。突然，我们船上有人惊叫了一声，一只泊在我们一英里外的小船沉没了。又有两只船脱了锚，船上已没有一根桅杆，十分危险地冲进了大海。那些轻便的小船运气最好，可以轻盈地漂在水面，但有两三只被风刮得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只挂着角帆随风飘去。

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让他们砍掉前桅。起初船主不同意，但水手长抗议说，若不这样做，船就会沉没。船主终于无奈地答应了。当他们把前桅砍掉后，主桅开始松动，船身也随之剧烈晃动，无奈他们只好把主桅也砍掉，只留下空荡荡的甲板。

我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初次航海没有经验的水手，不久前遇到的那次小风浪已把我吓得半死，更何况这次的大风暴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对于自己那种忏悔以后又重生恶念的恐惧，比对死亡还要恐惧十倍。再加上对风暴的恐怖，使我陷入了一种难以描述的境地。但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的是风暴越刮越猛，就是水手们也承认前所未见。

虽然我们的船非常坚固，但因载货过重，不住地在海里打转，水

手们则不停地喊叫着船要沉了。我当时还算比较侥幸，不懂他们所说的“沉”的真正含义。当然后来我是知道了。这时风暴更加凶猛，我看到了平时少见的情景：船主、水手长和一些较有头脑的人都在不断地祈祷，他们感到船随时有沉没的危险。

半夜时分，祸不单行，一个负责到船底检查的人跑上来，喊道：“船进水了！”过了一会儿又跑上来一个水手，说船底的水已经四尺深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

听到这些话，我的心仿佛骤然死去，身子一下子从我坐的床边向后仰去，翻倒在船舱里。这时有人把我叫醒，对我讲：“以前你什么事情都干不了，现在抽抽水大概能行吧。”于是，我立即打起精神走到抽水机旁，使劲干了起来。正当我埋头苦干的时候，船主发现了几只装煤的小船，卷在风浪里随风向海上漂去，从我们船边经过时，便下令放了一枪，作为求救信号。我当时不懂放枪的意思，听到枪声大吃一惊，以为船破了，或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吓得跌倒在甲板上晕了过去。这时人人无暇自保，当然不会有人来管我死活了。另外一个人立刻接替我继续抽水，那人把我踢到一边，以为我已经死去。任我躺在那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继续不断抽水，但舱底的水还是继续上涨，显然我们的船即将沉没。这时风浪虽然小了，但船肯定驶不进港湾了，船主只得继续鸣枪求救。有只轻便船只这时刚好漂到我们前边，便冒险派只小艇来救我们。

那只小艇极尽危险才靠近了我们的大船，但我们却无法上去，小艇也无法靠拢我们的大船。后来，小艇上的人奋力摇桨，舍命相救。我们便从船尾扔下一根带浮筒的绳子，把它尽量放长，费了很大的劲，小艇上的人才抓住绳子，我们使劲把小艇拉到我们大船的船尾，这才全部上了小艇。但上去后，我们却都没办法使小艇靠近他们的大船。于是大家商定，让小艇随波飘泊，并尽量使它朝岸边走。我们的船长承诺，如果小艇在岸边触礁，他将照价赔偿。于是，摇着桨，小艇随风向北飘流，几乎漂到文特顿附近了。

我们离开大船还不到一刻钟，便看见它沉了下去。这时，我终于

明白，在大海里“下沉”究竟意味着什么。说老实话，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将沉时，我几乎没有心思去看它。那时，与其说是我爬下了小艇，倒不如说是被人抛到小艇上。一半由于过度惊吓，一半由于感到自己前途未卜，内心恐惧万分，心脏也仿佛停止了跳动。

在这种形势下，众人拼命把小艇摇向岸边。每当小艇被抛到浪尖上时，我们都可以看见许多人沿着岸边奔跑，他们是打算在我们靠岸时救助我们。但小艇行进速度极慢，一时难以靠岸。后来小艇一直驶过了文特顿的灯塔，由于海岸向西凹了进去，挡住了风势，我们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小艇摇进了海湾，安全着陆。上岸后，我们便步行走到了亚莫斯。在那里，我们这些受难的人得到了盛情款待，地方长官还给我们妥善安排住宿，那些富商、船主又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盘缠，我们可以按自己意愿到伦敦去或回霍尔城。

当时，如果我还有点头脑，返回霍尔城，回到家中，我肯定会很幸福的。我的父亲，肯定会像耶稣在《圣经》中所讲的那样，宰杀肥牛迎接我的归来。因为自从他听说我搭乘的那只船在亚莫斯海口失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我并没有遇难。

但是，我霉运未尽，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驱使我继续向前。虽然有几次，理智而冷静的头脑大声疾呼“回家去”，但我却未付诸行动。一种神秘而有力的天意，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力量，常常逼我们去自寻绝路，使我们明知眼前是绝路，却还要自投罗网。显然，在这种不幸天意的推动下，我厄运难逃。我违背了头脑里那冷静而理智的劝告，也没接受这次尝试中所受到的两次明显的教训，只想继续前进。

我的那位朋友，也就是以前怂恿我下决心的船长的儿子，现在反倒畏缩不前了。到亚莫斯两三天后，他才有机会同我谈话。因为我们虽在一个城市里，却是分开住的。和他一聊天，我就觉察到他的口气大变。他愁容满面，不停地摇头叹息，问我的近况。同时他又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告诉他我这次来完全是一种尝试，准备以后到更远的地方航海。

他父亲以郑重而关切的口吻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出海了。你应该把这次的灾难当作一个凶兆，那就是，你不适合做一个

海员。”

“为什么？先生，”我说，“难道你也不再出海了吗？”

“那是两码事。”他说，“航海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责任。你这次尝试性的航海，老天爷已经让你尝到了苦头，让你知道，如果你继续坚持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正像约拿在他的船上一样，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才会有这次的遭遇。请问，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到底为什么要出海呢？”

于是，我便把我的一些经历讲述给他，没想到听到最后，他竟莫名其妙地勃然大怒：“我做了什么孽，竟让你这种倒霉蛋混上我的船？以后即便你出一千英镑的价我也不会和你同船的。”

我觉得他是受了损失才找借口向我发泄，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权利这样对我。后来，他又很郑重其事地同我谈话，劝我回到我父亲身边去，不要再惹怒老天爷招致自己毁灭。他说，我应该看得出是老天爷在和我作对。

最后，他说道：“年轻人，相信我说的话吧。如果你仍不回头，以后不管你去哪里，你所遇到的只有灾难和不幸，直到你父亲的预言在你身上应验为止。”

第二章 遭遇海盗

对船长的话我不置可否，不久就和他分了手，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知他的下落。至于我自己口袋里还有些钱，便从陆路到了伦敦。在途上以及到了伦敦后，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不知道自己该选择哪种生活道路，是回家去呢，还是再去航海？

一想到回家，羞耻之心便蒙住了我所有的念头，我立刻想像到邻居们将会怎样地嘲笑我。我不仅羞于见到父母，更羞于见到他人。从这时起，我常想，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情感有时是多么荒诞可笑。他们经常用这样那样的事理来指导自己，不以犯罪为耻，反倒以悔罪为

耻；不以自己的愚蠢行径为耻，反而以纠正自己的过错为耻。而实际上，知错必改才能成为聪慧的人。

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天，仍不能决定今后该怎么办，今后的生活道路该怎么走。但对于回家，我却有着难以抗拒的厌恶感。过了一段时间，我遭受痛苦的记忆已逐渐从脑海里消失，仅有的一点回家的念头也日趋淡薄，最后我把回家的念头完全抛在了一边，准备再去航海。

那股邪恶的力量，曾使我离开父亲，促使我外出碰运气，使我异想天开以致听不进一切忠告，甚至是我父亲的恳求和命令。现在，这种念头又像以前那样，把航海这种最不幸的职业摆在了我面前。我又踏上了一艘开往非洲海岸的船。用水手们常说的话说来，到几内亚去了。

在我一生的冒险活动中，最大的不幸便是从未当过水手。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的工作虽然比往常要艰苦些，但却可以学到一些操作桅杆的技术和职责。即使将来成不了船主，却满可胜任大副的工作。但命中注定，我往往碰上最坏的事情，当然这次也不例外。因为我口袋中有几个钱，穿着体面的衣服，所以每次搭船总像个绅士似的，对于船上的事务，既不了解也从未学着去做。

在伦敦，我竟然碰到了好人。这种破天荒似的运气，对于我这个放荡不羁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常有。

魔鬼通常是不会放过给人设置陷阱的机会，但这次却放过了我。我一开始便结识了一位到过几内亚的船主，在那边他的生意很成功，决定再走一趟。他对我的谈话很感兴趣，大概是我那时的言谈还不十分令人反感。他听说我打算去海外增长点见识，就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同他一起去，我不必掏旅费，可以做为伙伴同他一起用餐。如果我能带点货回来，生意做成后，我将得到很多好处，说不定可以赚些钱。

我马上接受了他的盛情邀请，并同这个正直而诚实的人成了莫逆之交。随身带了些货物，我便同他一起航海了。由于这位船主朋友的刚正无私，我很是赚了一笔钱。因为我按船主的指点，花40英镑钱买

下了一批玩具和零碎货物，我把这些东西全带上了。这40镑是我用通信的办法从几个亲戚那里筹集起来的。我确信他们可能是从我父亲或我母亲那里弄来的钱，送给我做这次远行的盘缠。

可以说，这是我一生冒险活动中惟一成功的一次航行，而这完全归功于我这位公正无私的船主朋友的帮助。正是在他的指导下，我掌握了一定的数学知识和航海规则，学会了怎样记录航程，如何观测天文。总之，懂得了一个船员所应懂得的一切。因为，他乐意教，我也乐意跟他学。总之，这次航行，使我不但成了一名水手，也成了一名商人。这次航海我带回了五磅零九盎司金沙。到伦敦后，我把它换成了约300英镑。这使我更加雄心勃勃，也因此断送了我的一生。

然而，在这次航海中我也遭受了一些不幸，尤其是我总是不断地生病。由于我们的生意主要是在北纬15°的非洲西海岸，有时甚至是在赤道附近沿岸进行，置身于那种炎热的气候中，我染上了热带病。

现在我俨然是一名几内亚商人了。然而不幸的是，我的这位好朋友回国后不久便去世了。船上的大副成了船主，我决定搭他的船再去走一趟非洲。这是一次最不幸的航行，虽然新赚的钱中我只带了100镑，把其余的200镑寄放在我认为很合适的一位朋友的寡妇那里。尽管如此，这次航海中我却屡遭不幸。

首先是当我们的船正向加纳利群岛航行时，也就是航行在加纳利群岛和非洲海岸之间时，一天拂晓，突然有一艘从撒列来的土耳其海盗船，扯满风帆向我们追来。我们也尽力把船帆扯满，全速前进，希望能够逃脱它的追赶。但我们发现海盗船对我们穷追不舍，再过几小时，肯定能追上我们，我们只好准备战斗。我们船上有12尊炮，而海盗的船上却有18尊。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它追上了我们。它本打算要横冲撞击我们的船尾，由于出了差错，却冲到我们的后舷上。

我们搬过来8尊炮，对准敌船一齐开火。它一边还击，一边向后退，同时也组织他们船上的200来人一齐开枪向我们射击。还算不错，我们无一受伤，因为大家都隐蔽得很好。敌船极力攻击我们，我们则奋力抵抗。但第二次敌船却向我们另一面的后舷攻过来，并有60个人冲上了我们的甲板，并很快地砍断了船上所有的索具。我们用